

赓续劳动文艺文脉 礼赞新时代奋斗者

李守镇

近日,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、外卖诗人王计兵在上海接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颁奖。一位外卖骑手依靠写诗,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,不仅救赎了自我,也替无数“低处飞行”的人发声,安顿他们的灵魂,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,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最动人的诗篇。

可能许多人不知道,王计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——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诗词分会副会长。他的《低处飞行》一诗也于2025年入选中国职工体育文化协会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组织编写的百年来百首经典劳动主题诗歌集《我们的诗篇》。

2024年3月,我在江苏调研职工文化工作时,了解到外卖骑手王计兵的事迹。他常年奔波于城市街巷、坚守岗位履职,在高强度劳作之余笔耕不辍、潜心创作,以质朴纯粹的诗歌语言,记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辛劳坚守、温情善意与人生感悟,文字朴实有力、真情真挚、贴近时代。

基于弘扬劳动文艺、扶持基层原创、壮大职工文艺队伍的工作导向,在2024年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诗词分会换届工作中,

秋 叶

赵国培

轻轻坠落一片片
大地不由得一颤
格外心疼爱怜
柔柔接在怀间

相约明年春天
换身簇新装扮
跃上鲜嫩嫩枝杈
大展翠绿绿娇颜

让 座

王述东

我来广州已经十多年了,每天最令我头疼的就是挤地铁3号线。早高峰从嘉禾望岗到广州东站,是最拥挤的一段路程,上班路上很难遇到空位,每一天几乎都要“近身肉搏”。

有一天加班很晚,在广州东站进入回家的地铁,刚好有人在这一站下车,我便顺势坐了上去。到了燕塘的时候,上来一位老人,我将头扭向一边,装作睡着的样子,但时不时还偷瞄一下面前这位手握悬挂扶手、颤颤巍巍的老人。一路上有过不少自责,但我又很快宽慰自己,“太累了”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

后来,父亲来广州,我去东站接他。70多岁的老人,带着满满一麻袋的家乡特产,有腊肉、排骨、猪蹄、香菇……我拎起来估摸了一下,至少有五六十斤重。父亲的腿脚不好,一个人从襄阳老家到广州,要辗转几趟汽车后再转火车。他说,这一路多亏好心人帮忙,东西才能顺利带到广州。

父亲在广州的那几天,想到我上班的地方看看,于是我们又一次坐上了3号线。虽然是周末上午,没有上班日那么拥挤,但车厢里还是有很多人。父亲抓住车厢中间的立柱扶手,随着车身的摇晃,看得出来有些吃力。这时,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,主动招呼父亲坐下。父亲对我说,大城市里,好人还是多。

那一刻,我站在他身边,心里满是暖意与感动,同时想起了那句话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,可能轮不到我们去拯救世界,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心里的那点温柔,在力所能及的地方,传递出一点善意。

后来,再坐地铁、公交的时候,即便是工作再累,看见孕妇、老人,或者抱着孩子的父母,我都会主动起身让座。他们身后都有牵挂的家人,而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老去,也会成为人群中那个需要被搭把手的人。

城市,是我们千万人共同生活的家园。我们每天行色匆匆,为了生活各自奔波,少有交集。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,总是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里。善意,它就像一阵风一样,可以传递。

广州很大,高楼林立,人潮涌动,每天都有无数外乡人涌进这座城市打拼。宏大的城市表象下,最动人的便是这些大城小爱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是一次普通的起身、一个地铁里的空位。一束微光传递给另一束微光,一份体凉感染另一份体谅。

通勤之路依旧漫长,3号线早晚高峰的拥挤不曾缓解。只是,如今穿行在人海之中,我不再只盯着自身的疲惫。小小的善举来回流转,冰冷的车厢,便多了些人间的温度。

——从王计兵获鲁迅文学奖看职工文艺的时代担当

我们坚持面向基层、扎根一线、服务职工的选人原则,打破文艺圈层壁垒,优先选拔劳动一线优秀创作者,吸纳外卖诗人王计兵、基层工人诗人王二冬担任诗词分会副会长,旨在畅通一线职工文艺人才成长通道,让普通劳动者真正站上文艺舞台、成为创作主角。

在担任诗词分会副会长的近两年时间内,王计兵积极参加协会活动。2025年春,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组织开展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,王计兵作为诗词分会副会长发表感言寄语;同年国庆前夕,他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“我们的诗篇”全国职工诗歌朗诵大会上,充满深情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,并进行了创作分享;今年“七一”之际,王计兵为“我们的诗篇”2026年全国职工诗歌主题创作与诵读系列活动代言并发出倡议。

这两年,我和王计兵在工作和生活中有过多次接触。他勤奋质朴、为人谦和,一句“得了鲁迅文学奖,我还要继续送外卖”,深深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无数平凡的劳动者。他深知,劳动是他的根,只有永远俯身向下,扎根生活,贴近人民,文学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。这一点,不仅让我感同身受,同样也得到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

孙晓云的高度认同,他们都不止一次和我交流过,称赞王计兵无论为人撰文,都为新大众文艺树立了标杆,为繁荣职工文学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
王计兵荣获鲁迅文学奖,是一位基层劳动者深耕生活、坚持创作的个人硕果,也是新时代职工文艺扎根人民、扎根劳动、礼赞时代的标志性成果,还为如何促进全国职工文化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
人民文艺、劳动叙事,是中国当代文艺最深厚、最珍贵的文脉根基。早在青年求学时期,我便深受工人题材文学作品的浸润熏陶。鞍钢矿工山人李云德所著《沸腾的群山》,以火热笔触记录工业建设峥嵘岁月,塑造了产业工人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生动群像,让我深刻体会到:劳动是文艺最本源的土壤,人民是创作最根本的主体。

参加工作后,我长期关注、偏爱从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群体。蒋子龙、陈建功、梁晓声等一批代表性作家,均植根工厂车间、立足基层实践,紧扣时代脉搏、书写改革变迁、描摹职工百态、讲述百姓故事。他们的作品源自真实生活、发自真挚情感、贴近群众心声、承载时代温度、饱含人民力量,成为深入人心、经久流传的经典力作。在诗歌领域,郭小川的诗作雄浑开阔、扎根时代、讴歌奋斗,坚持为人民抒怀、为时代放歌,引领一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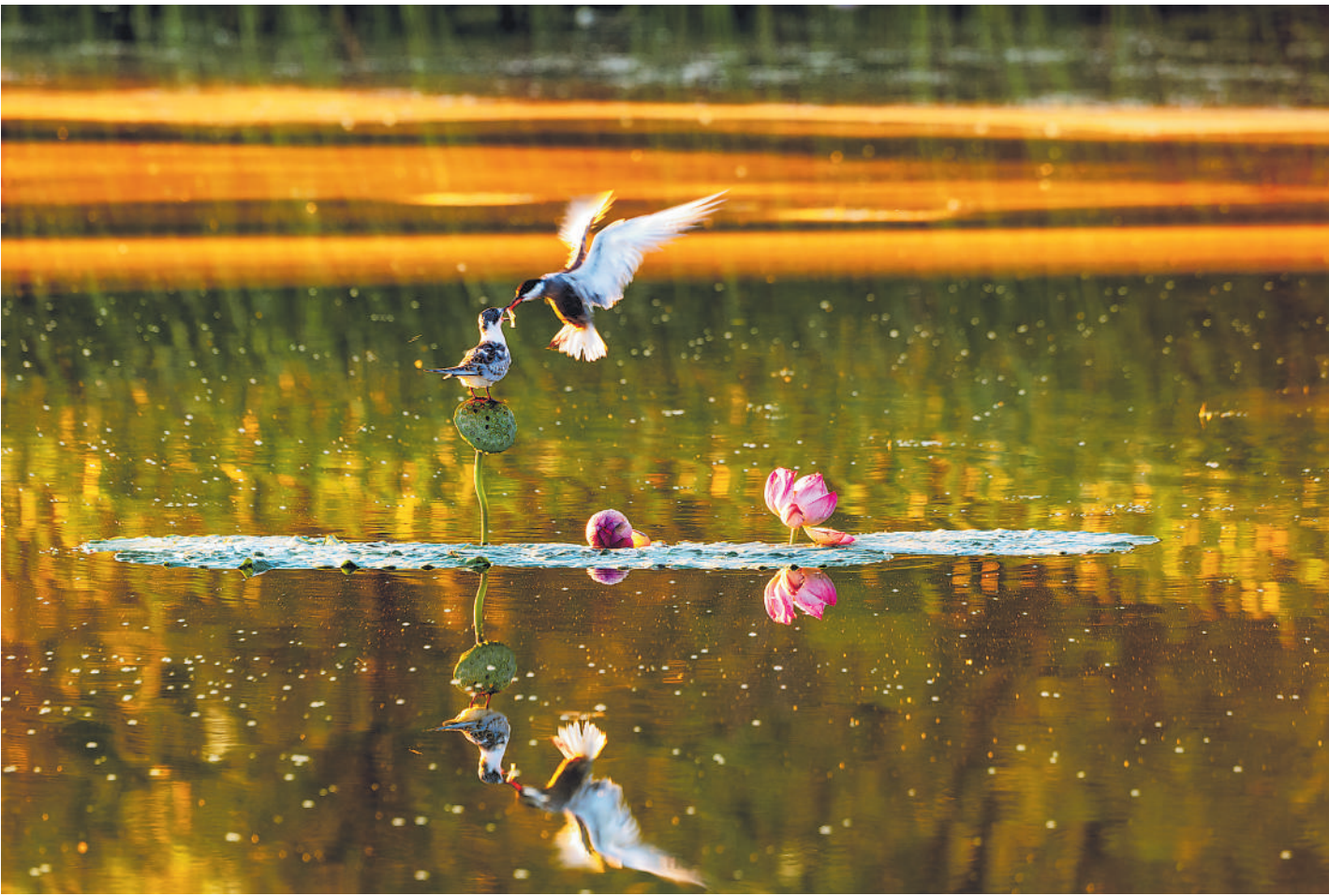
大众文艺风尚,也充分印证了:只有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的文艺,才有生命力、有感染力、有时代价值。

文脉赓续时代,笔墨映照初心。新时代职工队伍结构持续迭代,广大青年职工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整体文化素养更高、精神追求更为丰富、自我表达意愿更为强烈。他们身处时代发展最前沿、劳动实践第一线,亲历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革,最有资格书写新时代劳动故事、诠释新时代奋斗精神。

从《沸腾的群山》的工矿华章,到《低处飞行》的街巷微光;从工业建设年代的产业工人书写,到新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诗意表达,七十余载工人文艺薪火相传、一脉相承。王计兵的获奖,不是个案,而是趋势;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它标志着新时代新大众文艺进入了劳动者自主书写、基层原创出彩、平凡奋斗闪光的全新阶段。

文艺源于劳动,奋斗成就华章。我们将以此次获奖为新的契机,赓续红色文艺血脉、传承劳动文艺传统,持续繁荣职工文化事业,激励更多新时代劳动者以笔墨抒情怀、以奋斗颂时代,让劳动之美、奋斗之光、人民之声成为新时代文艺最动人、最磅礴的主旋律。

(作者为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会长)



荷花池育雏

9月3日,须浮鸭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湿地公园荷花池育雏栖息。时下,该湿地公园荷花盛开,加之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,水草丰茂,吸引了众多须浮鸭在此筑巢、育雏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茶香里的狗牯脑

华光耀

遂川是裹在茶香里的。

今年和友人去了一趟遂川县汤湖镇,正值明前茶采摘期,风裹着湿润的草木香钻进车里,连空气都浸着清浅的香味。陪同的县文旅局姑娘小钟是土生土长的汤湖人,她指着车窗外铺展的茶林笑着说,你们赶的日子真巧,今天刚好是镇里“祭茶神”的日子。

顺着她指的方向抬眼望去,富有当地特色的“祭茶神”民俗祭祀旗与祭台牌位,在茶田的空地上整齐排列,当地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茶农正依次为茶神进香祈福。而远处山巅上的巨石也猛地闯入我们的视野,翘起来的尖耳,微微前倾的鼻梁,连脖颈处起伏的石纹都像被风扬起的鬃毛,活脱脱像一只蹲在云里远眺的黄狗,在晴蓝的天空下立得栩栩如生。“那就是狗牯脑山上的‘狗脑石’,我们本地人从小看着它长大。”小钟的声音不大,但我们听得真切。接着,她把代代相传的旧事慢慢展开来。

相传当年神农带着爱犬在罗霄山脉尝百草,为解当地瘟疫之危进山采药,半路遇野猪突袭,神犬舍身护主搏杀凶兽,最终力竭殉身。神农感念它的恩德,将它葬在汤湖镇对岸的山岗上,插上茶枝作祭,来年春天,茶枝漫山抽芽,山岗也慢慢长成了神犬卧眠的模样,这才有了“狗牯脑”这个名字。小钟说,这个故事不单单是一个传说,也是茶农们世代代代守着的念想,顺着故事还长出了独属于遂川的茶俗。“你可别小看这些老规

矩,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去茶山上,每一步都有讲究。”小钟指着路边挎着竹篮往山坳走的茶农,说每年清明头一回开园摘头春茶,村里要“祭茶神”,还要办“喊茶礼”。选一位种茶几十年的老茶农,领着全村人到狗牯脑山脚下的老茶亭,对着漫山茶垄喊三声“茶发芽,香满家”,声音落进茶山里,当年的茶就会格外鲜爽,而摘的第一捧头春芽,得先泡在粗陶碗里,洒在山巅的“狗脑石”前,感谢这守了千百年的山灵护着茶田,护着这满园清香。她说从茶校毕业刚进文旅局工作的时候,还跟着老茶农学过喊茶的调子,甜润的乡音裹着山风飘在茶垄上,连茶芽都跟着晃,像在应声。

在遂川的那些日子里,我最贪恋的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。随处能撞见藏在烟火里的茶俗。以前山里缺医少药,要是谁家有人受了凉犯了咳,不用拎别的礼物,邻里攥上一把刚炒好的狗牯脑茶,冲成热茶汤端过去,喝上两天,浑身的沉乏就跟着茶烟散了。这习俗传了千百年,慢慢就成了遂川人刻在骨子里的热乎劲,见面第一句问候从来不是“吃了吗”,而是亮着嗓门喊一句“喝茶了有”,比什么客套话都亲。山民上山砍柴、下田耘地,腰上总别着个削得溜光的毛竹茶筒,泡上半筒浓茶汤,走累了往茶树下一坐,拨开筒盖喝一口,清润的香味顺着喉咙滑进肺里,满身的疲惫瞬间就散了。走在汤湖的老街上,随便推开一扇木门,主人家抬头看见你,第一句话永远是“快进屋,喝杯热茶”。此时,你的生疏感顿时全无。

而巷口的老茶馆更是整日飘着茶烟,竹编的茶筛挂在房梁上晃,粗陶茶碗在木

桌上摆得满满当当。小钟推开门拉我们进去,说这茶馆开了快六十年,是遂川人的“公共客厅”。谈生意的茶客占着靠窗的桌,凑在茶烟里算今年的茶产量;几个老伯围着方桌,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开春要给茶田添多少有机肥;前几天两户人家因为茶垄的边界闹了别扭,今早端着茶坐了半个钟头,三言两语就把心结打开了;就连镇上的年轻男女相亲,也爱约在这茶馆里,姑娘低着头用茶盖拨茶汤上的茶沫,小伙子攥着茶碗红着脸,一碗茶从浓喝到淡,心意也就悄悄定了。

我总爱趴在茶馆的木窗边上,看沸水冲进茶碗的瞬间,蜷紧的茶芽慢慢舒展,像一片嫩绿色的小羽毛在水里浮浮沉沉,清润的香裹着热气漫过桌面。小钟端起茶碗晃了晃,说遂川人这一辈子都泡在这茶里,刚出生时长辈会用指尖蘸一点淡茶点在婴儿唇上,说这是给孩子接山灵的福气;姑娘出嫁的陪嫁里,必须塞两罐当年的新茶,是把家乡的香带到往后的日子里;就连老人百年之后,枕边也要压一小包干茶,带着这缕清润走,路上都不渴。这缕狗牯脑的茶香,早就嵌进了遂川人的骨血里。

临走前我站在狗牯脑山脚下,风卷着茶香扑在脸上,远处的巨石安安静静卧在云里。原来这山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,它守着漫山的茶垄,守着代代传下来的老规矩,守着遂川人藏在茶碗里的热乎气。千百年过去,神农的传说早融进了烟火,神犬的执念化成了漫山的翠绿,这缕从远古飘来的茶香,至今还温暖着每一个踏进遂川土地的人。

多给了一点点

王翠翠

我家楼下有个菜市场,不大,两排摊位。靠门口有个卖菜的大姐,我常去她那里。有一次下班晚,我到菜市场时,人已经不多了。大姐正在收摊,我挑了两个西红柿,又拿了一根黄瓜,六块八。我掏出手机准备付款,她忽然问:“香菜要不要?”

我说不要,一个人吃饭,买了也用不完。她没听我的,从旁边抓了一小把香菜,塞进袋子里。“拿着吧,明天就不好卖了。”我笑:“那也算算钱啊。”她低头收拾菜筐:“几根香菜算什么钱。”回家以后,我煮了一碗面。本来就是清汤挂面,卧了一个鸡蛋。快出锅的时候想起那把香菜,洗了几根切碎撒进去。别说,还真香。

后来有一阵子工作忙,我很少自己做饭,也就没怎么去菜市场。大概过了一个多月,有天周末,我又去买菜。走到那个摊位,大姐看见我,第一句话竟然是:“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,出差去了?”

我愣了一下。每天从她摊位前经过的人那么多,没想到她还记得我。我说:“没出差,最近总加班。”她一边给别人装土豆,一边说:“再忙也得好好吃饭。你们年轻人一忙起来,就拿外卖对付。”我笑着答应。

那天我买了不少东西。结账的时候,她照例往袋子里塞了一把香菜。我说:“这回可得算钱。”她还是那句话:“几根香菜算什么钱。”

前几天再去菜市场,我发现她的摊位没开。第二天也没开。我问旁边卖豆腐的师傅,他说大姐回老家照顾老人去了,过些日子才能回来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拎着菜往回走的时候,总觉得门口少了点什么。

以前我一直觉得,住在城市里,人与人的关系是淡的。楼上楼下住了几年,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;每天坐同一班公交车,也不过是擦肩而过。后来才发现,也不全是这样。

有些人不知道你的名字,却知道你好久没来买菜;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,却会随口叮嘱一句“再忙也得吃饭”。这些话太普通了。普通到说的人转身就忘了,听的人却可能记很久。

我冰箱里现在还有一点香菜,是后来在别的摊位买的,两块钱一把,称得清清楚楚。可每次煮面撒香菜的时候,我还是会想起她。想起那个快要收摊的晚上,她随手抓了一把香菜,塞进我的塑料袋里。

没有称,也没有算钱。只是人与人之间,多给了那么一点点。

阳台上的葱

刘靖轩

搬来这座城市第三年,我养成了一个习惯:夜里饿了,就下一把挂面。起因是一次加班。回家十一点半,冰箱里只剩半把挂面和一瓶酱油,水开的时候,我站在灶边发呆,忽然很想吃一口葱花。就为这一口,第二天我在菜场买了一小捆葱,用了两根,剩下的找了个玻璃罐接了水,把葱根泡进去,摆在阳台的窗台上。

我是抱着玩玩的心思的。第三天早上,葱根中心顶出一点新绿,细得像针尖。第七天,绿了一指长,我掐下一小段扔进面碗,热汤一浇,那股辛香冲上来的一瞬间,我愣了一下,像是被人隔了很久叫了一声小名。

从那以后,阳台窗台上常年有葱。玻璃罐后来换成装过黄桃罐头的瓶子,再后来是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缸。葱根泡水,长到一拃高就剪,剪完过几天又长。两年了,我数不清剪了多少茬。

以前遇到生活上的打击,我恢复得很慢,事情搞砸了,情绪要低落好几天,翻来覆去地想,把自己想得很沉。那两年家里出过一些事,我在电话那头听着,挂了电话,人坐在出租屋里,半天缓不过来。

葱不这样。它被剪得只剩一截白根,贴着水面,第二天就往上顶。它不问这一茬为谁长,也不问值不值,水给多少,它就长多少,长得慢就慢一点。有一阵子我出差半个月,回来时葱黄了大半,我把枯叶剪掉,换水,过了几天,中心又绿了。

我慢慢学着用葱的办法。累到说不出话的晚上,不逼自己立刻想通,先睡觉。搞砸的日子,允许自己蔫两天,蔫着蔫着,心里某处就顶出一点新绿。恢复不一定是翻身式的,可以是一茬一茬的,割掉多少,慢慢长回多少。

现在我夜里下面条,一定要去阳台剪几段葱。楼下的路灯照上来,窗台一片亮,葱花落进汤里,屋里就有了热气。一碗面吃完,出了汗,白天那些烦恼的地方,好像也松开了一角。

人到了某个年纪,会对一切割了又长的东西心软。

昨天剪的是今年第三茬,新的绿已经从剪刀旁边冒头,还是细得像针尖。夜里下面条,葱花落进热汤,我忽然想,人这一生要被生活割去多少茬,是数不清的,好在有人也带一点葱性,割到贴近根的地方,只要还给一口水,就还肯往上长。

北欧印象

张永生

小时候,最喜欢看幻灯片。《海的女儿》《皇帝的新装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故事里的浪漫、纯真、滑稽和荒诞,都深深地镌刻在心灵里。安徒生,一位童话世界的缔造者,与我们的成长如影随形。今天,我们跨越万里山河,来到安徒生的故乡,体验丹麦旅游的四大特色“官保鸡丁”——官殿、城堡、基督教堂、市政厅。尤其是在我生日的当天游览童话之都哥本哈根,回顾童年,体验童话王国里的奇幻、美妙,真像时光回溯,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。

告别童话感拉满的新港彩色屋,参观完丹麦洛可风格阿美琳宫、文艺复兴时期布局的腓特烈堡,驱车两个小时搭乘轮渡过厄勒海峡,就来到了瑞典第二大城市——哥德堡市。这是一座被海浪与绿树温柔簇拥的滨海之城,它摒弃喧嚣与嘈杂,独留山野的清新和明快。条条运河穿城而过,像碧蓝的丝带缠街绕巷。在这里,红瓦白墙错落搭配,老宅与新居美美与共。毗邻大海的哥德堡,坐拥海岸的绝色风光,点点云帆起伏于碧波之上,山风海浪共鸣于天籁之中。

在毗邻北大西洋北纬60度的天地里,有一座跨越千年的维京古城,温润安然,这就是挪威首都——奥斯陆。岁月悠悠,古城历经战火洗礼,森严的阿克斯胡斯城堡临海屹立,青铜大炮诉说着当年战争的激烈。古墙沉默,却蕴藏着顽强和不屈。这是一座从未被外敌攻破的堡垒,700年硝烟弥漫,1000载山河依旧。维格朗公园几百位赤身男女的青铜雕像,演绎着生命百态;斗兽场电影博物馆前,查理·卓别林雕塑旁游人如织。纯白雅致的歌剧院如海上浮冰闪耀,外形前卫的蒙克博物馆抽象怪诞。

走在清风拂面的大街上,生机盎然;俯瞰烟波轻漾的海面,碧海连天。这是奥斯陆夏夜沉醉的夜晚,这是东方旅人悄悄酝酿的北欧诗篇。